

律



北學雜錄

逸山子在燕不携書策又鮮友朋危坐一室中自知自信而已偶心有所開則疾書之庶其他日質成於君子耳然散無紀叙故雜抑傳有云雜而不越亦不越於學也夫或問子北何也不答賦簡兮其曰北學又何也不

答賦風雨

舉一身中官骸肢節知覺運動盡付之天理中任其自舒自止自顯自藏而一無有造設于其間其斯曰主敬曰存誠曰行所無事曰無極而太極



臯陶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註云事  
幾之多非也蓋言逸欲之端緒萌芽自朝至夕潛引潛發  
不可以筭數知夫惟兢業則能審幾幾審則克則化則心  
與天一而惇庸命討之極以立  
習俗移人舊矣况生世風糜潰中斯須依姦不可也斯須  
瞻盼不可也必先駢駢落落使胸次廓然如威鳳神龍翺  
翔于碧天滄海之間視世所云榮名利祿才智勇功震艷  
不可冀者斥鷃之蓬蒿也青蠅之樊棘也此惟憫悼之不  
暇何畏乎流靡遷轉耶

今天下何時也其將奮然特起奉賢聖師儒爲法準斯其  
詬辱譏彈也固宜韓子曰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  
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斯言也用之以省  
身程學其可也

真定道中賦詩云日落寒山瘦風木激其候蕭蕭者樵子  
歌過山之右從者曰感世變歟思古人歎抑興言樵者卽  
朝市城郭可知矣

忿也慾也安佚也深根固蒂于心腹神髓之間其將蕩滌  
之珍穢之難矣哉誦法言親端友恪居處志覩聞終吾身



而已矣

容氣最不易化魯論表不遷怒爲學鵠的定性書以忘怒觀理立大公順應之準蓋其難也至讀書無逸篇總述四聖迪哲繼之云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曰渣滓融化矣純天理矣蓋所無逸之極聖學於斯爲盛于是乎心廣體弘安安祇祇至于祈天永命

一飲食也一啟處也聖曰道也賢曰學也小人曰惡也凡厥庶民曰飲也食也啟也處也夫非有顯節殊行也然此

四人者秩秩然其弗可越也書云無在大亦無在多

讀韓子與李翊書曰學之二十年矣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曰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嚴生日以彼其深潛以彼其持恒直紹曾孟可也僅以文學止乎語云企層巔乃躋于翠微望海洋洋適至淮泗之墟諒夫今之善交者吾知之矣依依其色是婦容也婉婉其聲是婦言也詩不云乎以謹繾綣

有時貴語予云已免矣已滅裂矣卽隱弗仕其亦奚補答



之曰予聞上士擇善其次擇福又其次擇禍于善于福尙已抑勿思擇禍歟語有之擇禍莫如輕

或問云甚矣家之人勿易格也幾于廸屢未同置諸已乎曰孟子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朱訓至精曰涵育薰陶俟其自化而已涵以容之育以長之薰以風之陶以成之雍雍溫溫純純勉勉彼其性情功用在不勿忘勿助之間密矣粹矣子弟無與也未格則反之于身曰其必有勿密勿粹者乎迨其化也則若其子弟自淑自良父兄無與也下是乎教昌而化美蓋古君子養民養賢才其悉本此虞

典曰敬敷五教在寬

盤庚誕告勿率曰各設中于乃心蔡傳云中者極至之理此儒宗精言後世中材以下有未易驟語此者乃于遷徙期會之際諄諄爲有衆昌言之豈其時民風質淳易啟廸歟非也蓋司徒之敷擾先之矣至若帝世民協于中則是胥天下畢登于聖域也猗歟休哉

對大賓臨大衆或失言失色則大自悔責慙耻如將勿可釋至于燕私寢處卽所失有什百此者或茫弗之覺覺矣汎汎如也然則向所云悔且耻者以賓也以衆也易曰震



無咎者存乎悔夫悔善幾也惟其內自訟也若是外矣爲人矣

苟非灼知篤信吾自有其尊自有其榮自有其安富未有不緣物流徙者然不經嚴錘苦鍛決無繇知無繇信也

知不如好好不如樂爲已知者言也格矣致矣好則躉躉乎其行之矣意誠之事也樂則油油然不疑所行矣無所矣無僻矣心正身修之極致也

第曰安佚而已似不如貪淫憤肆之毒烈也然繇此而之焉可以入禽獸而不知者多也

元者善之長向作少長之長愚謂此殆對消而言蓋曰自此而善其滋長無已也

偶過平康里見粉黛如林喟然曰是豈無一人弗失其本心者乃惟一念濡忍遂至于此也嗚呼曷其柰何勿敬聖道華靡悅樂交戰高賢猶然予何人斯敢遽云履道坦坦也尙其迪果毅以持之庶幾克勝乎

自省志氣云爲之間有宛同禽獸者矣甚則有勿逮禽獸者矣可不謂大哀耶或曰何其甚歟曰如饑之于食也渴之于飲也彼然吾亦然于中察其當飲食與否此吾之所



以不同乎彼也其猶未能察之至于盡也則何以異至于  
貪饕恣肆極美自奉不適則繼以恣睢斯其罪惡不又有  
大于彼者乎推之愛惡攻取靡所不然嗚呼奈之何勿哀  
有所柔滯則思伯夷有所忿厲則思柳下惠饑無食則思  
顏淵寒無衣則思曾參原憲思之斯友之卽未必遂如古  
人然度越今人一等矣

有人曰吾必爲聖吾必爲賢似迂且妄然俄頃細微之間  
稍有願居其次之心卽流毒有不可致詰者是故君子氣  
雖尚夫謙和而志必存乎高大也

易豫和樂也卦以豫爲吉爻自九四外俱以豫爲凶本義  
云衆樂故吉自樂則凶蓋卽孟子論樂之旨也因是可悟  
孔顏樂處其殆忘已之至者歟

自省心氣之間有時似以爲靜定其實晏逸而已有時似  
以爲勤黽其實勞擾而已要皆欲之爲累也柰何

讀君子偕老之詩說者曰其詞巽非也曰副曰翟曰展儼  
然稱神以臨之稱祖以質之稱君以怵惕之矣法莫大焉  
烏乎巽

易損先而益後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玩其辭何艱苦也益



逸山集 卷五 九  
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安行自得而已使未嘗實用  
懲窒之功卽真知善之當遷與過之當改其不爲氣習禁  
制者鮮矣

使非其制于目也卽有美色烏乎好使非其制于耳也卽  
有淫聲烏乎聽善事心者亦曰制身而不制于身斯已矣  
非強也如王然中正無爲而萬國六服惟所號令焉之謂  
制

言發不及持取快悅一時耳吾見有片語失簡致極心計  
以挽之飾之救之護之者矣苦莫大焉何快悅之與有至

于重大所關其失又自別論

習染自有生來漸漬纏綿卽已覺悔未易一朝湔浣庶其  
孳孳勉勉習以制習乎弛則習于肅戾則習于雍柔則習  
于果毅始也敵應旣也賓服此息則彼消此熟則彼化其  
間分數卽銖黍絲忽不可誣也

孟子曰聖人之于天道也蓋言天人合一之極致也言天  
而至于道天在人中矣言人而至于聖人在天中矣

兩儀四象列卦重爻天也有人焉君子不謂天也何也曰  
盡其在己之宜而已經禮曲禮三百三千人也有天焉君



子不謂人也何也曰安其固然之則而已

大哉時之義乎自前古後今以至幾微渺忽浩浩乎其流  
滿也渾渾乎勿測其端兆也蕃之變之而靡所于遺也生  
之新之而靡所于積也吾不知其爲有也無也動也靜也  
始也終也至人之心體殆亦若斯已矣

持古道處今世孤邈吾弗能垢辱吾弗忍用晦斯可矣昔  
有觴客者飾名姝以侑其一人望望然去此孤邈者一人  
神色如常徐以事辭遄歸此用晦者一人卒飲極歡則曰  
吾能爲柳季卽衾裯弗亂也此垢辱者

古人處亂世之末流有以終身弗仕傳者向頗易之今而  
知其傳也有以也

易首龍德龍首隱德隱之時義大矣哉

易遯世逸民之事繫于上交者爲多觀上曰觀其生君子  
無咎蠱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遯上曰肥遯無不利漸  
上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夫五君位也越五而有  
上是尊而加之于君人者之上也其故何也愚意上者時  
位之極于世爲衰末凡夫禮樂政教人君所以治天下之  
具至此悉廢壞不脩惟藉一二隱君子特立獨行脩身見



于世庶幾風俗人心咸有嘉賴是故因其位而尊之明師  
位崇于君位云

易象辭凡稱大人惟曰利見用見已耳至于困乃質言之  
曰大人吉明夫上聖大賢皆繇此出困之益大矣外此則  
惟謙象質言君子蓋亦此意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人心之復亦惟以其克見也傳曰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不善斯見善見斯復矣然其端緒至微  
亦至危以脩以休以中乃躋于敦觀厥成也否則迷雖有  
乍見之良其亡也忽焉而已

天在人中性在情中理在事中微在顯中聖狂同然之符  
也人中見天情中見性事中見理顯中見微日用精察之  
事也人與天一情與性一事與理一顯與微一德盛化神  
之極也

靜夜誦西銘忽覺意思悠然有無入不自得之意

古云通天地人曰儒通乎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者何也  
曰理而已矣純乎天理而不雜于幾微人欲之私曰通  
謂聖人賢人邈不可測者非也一念之微純乎天理而不  
雜于人欲之私卽此一念與聖賢不二矣一刻之頃純乎



天理而不雜于人欲之私卽此一刻與聖賢不二矣一言一動之間純乎天理而不雜于人欲之私卽此一言一動與聖賢不二矣惟夫始也弗之察雖其偶合而不知所以自信旣也弗之持弗之廓卽明信夫聖所以聖賢所以賢的然不越諸此然卒無能流動克滿積而躋于光明廣大之域也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凡智力計謀愛憎取舍種種造作之事則皆人之有以爲之也若夫理也者自然當然而已諸所造作邈不相入故繫之以天依乎其所自然當然而不以是種種者造設于其間命之曰純乎天理而不雜于幾微人欲之私之所謂先天之學也

書戒危微易著知幾學庸慎隱微孔顏心學曰克己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宋大儒表不遠復爲入道三字符凡皆後天之學也

幾在意先幾露而後形于意意動而後成于心非幾之來也或忽發于無端或偶生于有感其端緒在有無渺忽之間尙孤尙弱能于此際廓然掃除爲力甚簡其功至大小焉成意漸已得勢得氣又少焉成心勢遂壯大氣遂蕃衍



非百倍之勇不能降制矣

忽覺昏罔卽與精明忽覺弛慢卽與齋恪忽覺虛假卽與篤摯忽覺柔荏卽與震勵忽覺散亂卽與歛飭忽覺流染卽與斷制忽覺安偷卽與勤惕忽覺鬱滯卽與澄豁忽覺憤躁卽與和平忽覺馳禱卽與靜簡細自飲食晏處大至經世酬物隨事觀省卽念消融時時盡後天之功卽時時得先天之主矣以爲豫莫豫于此以爲約莫約于此一覺卽轉灑然也浩然也何爲乎留滯亦何爲乎沮喪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純乎天理而不雜于幾微人欲

之私也以爲子斯孝以爲臣斯忠以治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性之德也曾子曰忠恕云云則是隨幾體認天理之功也學之事也

程純正公每見學者靜坐輒嘆其善學又嘗語上蔡云賢輩相從于此學某言語耳盍行諸請問焉曰且靜坐李延平從羅仲素遊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其有在乎是也朱子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



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夫自程而楊至于李爲宋學嫡  
系乃其所致力有如此此卽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最精要  
之功今輒指爲禪寂誤矣

靜觀未發氣象其功視先天差後視後天差先蓋先後天  
渾合聯絡之學

耳之聞也日之見也心之思也自有欲有私而自狀之用  
俱窒矣純天理而無私則自不邇聲色則自不惑偏陂自  
不設計謀自不作機慧自並觀公聽白巽心入微故曰聰  
曰明曰睿知于是乎如其理之當容者而我一無所欲于

其間則自弗雜于憤于急而寬裕而溫柔如其理之當執  
者而我一無所欲于其間則自弗雜于怯于靡而發強而  
剛毅如其理之當敬者別者而我一無所欲于其間則自  
弗雜于偷于肆于踈忽而齋莊而中正而文理而密察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天德也行夏之  
時服周之冕乘殷之輅樂則韶舞王道也放鄭聲遠佞人  
鄭聲淫佞人殆明天德全卽王道得也此孔顏授受之大

經

或問太極如何而動如何而靜曰太極者理而已矣凡氣



機之動也靜也一出于理之自狀而無有所爲動之無有所爲靜之者也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仁者萬物一體忘己之至也墨氏兼愛徇物之至也正如東西之相反

人未知學觸緒流轉求心之始必持其志使向之流轉于物者日清日損迨夫清矣損矣中有主矣乃或隱隱有靜以自保之意抱持勿釋猶之有己耳更復于此脫化開展夫狀後廓狀大公天下爲一家中國猶一人

車裘與共吾之心欲與萬物一體也無伐無施吾與萬物

一體矣老安友信少懷吾無體以萬物爲體矣皆心學也美而大大而化耳

每見內功未純喜言及物大抵從情欲意氣發根以視不貳不已之實德奚啻逕庭

大學明新之要止于至善而已格物物格者舉吾身吾心與天下國家內外感應之事一一審察之如何爲惡如何爲善如何爲至善精之至于極也致知知至者明徹道體如是爲惡如是爲善如是爲至善無有纖微之惑也義本顯易諸說雲擾過深過矯耳



格致惟精誠意惟一正心修身允執厥中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格物也思之已得辨之已明致知也  
篤行則誠意以下兼舉之也

家大父嘗燕居呼小子書開曰汝來前易曰擬之而後言  
議之而後動卽繼以鳴鶴七爻汝知其有深旨乎對曰未  
也大父曰此示用易之法也夫鳴鶴子和而忽悟其故于  
居室出言千里應違至于加民見遠動天地也不出戶庭  
而忽悟其故于不密階亂至于失臣失身幾事害成也此  
豈區區訓疏可比類而通者乎繇是則三百八十四爻體

之而無盡也用之而無轍跡也夫狀始可與言易矣開躍  
狀而起曰其斯謂之擬議以成變化乎否則固奚其變奚  
其化今而知四子書凡所稱引詩書語多與本文邈狀異  
指此志也夫甚矣哉其于古之辭之意廣大變通也溫故  
知新也大父曰然汝識之已丑春讀易燕山謹述

關雎之詩序云后妃思得賢媛以配君子是也此自其聖  
德固狀狀令文王在宮雍雍時少有意欲如毫髮許未臻  
于化其能使忘已至是乎于此詩見文王誠正之功純粹  
以精無復間用故尊以爲風首



人能居室之間純乎理而勿雜于欲則其推而放之也無非天理流行矣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學論見在而已卽時卽事揆于理而勿合雖前此有崇高之善無能爲此時此事之補救卽時卽事揆于理而無弗合雖前此有滔天之惡無能爲此時此事之覆晦

凡人未動于意欲之時饑食而渴飲喜笑而悲啼何往而非贊天地之化育者歟

同此事爲同此言語迷者無之非欲覺者無之非理如數千里土地人民今日屬楚則一廛一舍一草一石皆名之

曰楚明日屬漢則一廛一舍一草一石皆名之曰漢

否之體卽泰也損之體卽益也未濟之體卽旣濟也無俟變革無俟消長一轉覆之間耳

凡患難之來微有驚皇錯惑之意卽同流俗之醉夢微有委心任運之意卽同莊列之玄虛繇前則不知味之夫婦也繇後則無忌憚之小人也朕則如之何曰天壽不貳戒慎恐懼以俟之庶其可乎

坎陷險也蹇難也困窮而不能自振也繫之心亨繫之利吉繫之亨吉無咎亦何入而不自得矣乎



予嘗迷路問津于野人野人卒狀曰悞矣在百餘步矣從其所過某所可也予謝之野人曰無謝日暮矣子必亟行予既而思之之人也一酬答頃而仁義禮智同狀其畢具矣恒若是不既聖矣乎

今人動云不讀盡十三經廿一史耻也考其意矜高倜恣好大喜名而已

尹和靖在程門半年始讀大學西銘李西山郁自見楊龜山歸取論孟書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狀後渙狀有得以二子讀書之法較今世後生新學不數歲輒稱卒業

經史者敏鈍殊絕矣抑吾不知其成德視古二子何如也

易太極生兩儀自乾初至復初三十二爻總一陽儀也自

姤初至坤初三十二爻總一陰儀也既已謂之一矣何其

間吉凶悔吝有萬不齊至此蓋因乎上之所加以爲遷變耳譬如平地加以以蓬華則蓬華矣加以以館字則館字矣加以以瓊臺瑤榭則臺榭矣

文始羲易然有畫無文文實始自堯典廣矣大矣以言乎三才則脩以言乎五倫則正變具矣欽若曆象經天地宅嵎夷南交宅西朔俾乂洪水緯地也平章協和敬授理人



也疇咨都俞君臣乎胤朱啟明頑嚚克諧父子乎虞象也  
 二女也昆弟乎釐降夫婦乎驩共也師錫也朋友乎之五  
 者莫不有變焉變而一之于正斯世法世則而尊之以爲  
 典乃終始惟欽其諸三才五倫之貫歟

予嘗不得已與世俗人同處猥屑紛瑣籍籍于前予浩然  
 自適或終日不發一言若不見有一人不聞有一語也者  
 向以爲殊得和而不同之旨今而知其不可也蓋傲也斯  
 人吾與因其機節而利導之不亦可乎

先儒出處之際吳幼清不如劉夢吉劉夢吉不如許

魯齋

一友自言誦程子心常在腔子裏一語有省答云甚善顧  
 此語不善體會亦能爲病夫心活物也頃刻之內上下古  
 今幾微之介綸經宙合豈可向七尺血肉之軀求棲泊安  
 頓之所耶所云常在腔子第惟是卓狀有主不隨聲色臭  
 味遷轉耳若認定腔子二字在于軀殼之間反從此逆析  
 其生機沮喪其靈氣不亦雲山萬里矣乎  
 朋友講習尚屬學問思辨未及措于躬行也狀當是時非  
 幾雜緒自絕萌芽雖逆順之緣突如其來亦必肅而能制  
 如是卽行在其中矣故曰以友輔仁



西銘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讀其書者慮無不有汪洋浩大之思卽聖域如將可躋也至于東銘兢兢于戲言過言戲動過動長傲且遂非則惟庸罔念聞矣不知二銘並列張子實有深指夫惟精察于言動微忽之間成後可語于事天如親之實學也乃置此不省則其所爲汪洋浩大者相于虛而已

終日辨儒禪同異爭朱陸優劣極論太極以前後陳記載之跡何益爲問卽今躬行何如心得何如

山谷論書法云此事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與爭也可移以爲講學者告

足之所履尺餘耳渡三尺之橋而瞿然身所俯仰八九尺耳入方丈之室而跼踖此周書屢以裕訓也歟

尹和靖年二十以策問非是退不復就舉劉勉之踰冠入太學時禁士母得挾元祐書遂厭科舉之學棄牒錄竟歸李延平少游鄉較從羅子學有得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簞瓢屢空餘四十年蔡仲默年三十卽棄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之數君子者考其世猶之可以祿仕也然且若此况所造彌下其又奚說



卽在盛世可輕言祿仕耶朱文公論程門高弟云諸子不  
久親炙不曾盡心理會遂各奔走仕宦所以不能得透此  
近日康侯白沙敬齋心齋諸名儒所爲遭遇明時龍潛  
漸者歟

予友穎生子曰無論非道之榮決不可處卽悍然悖道而  
馳之曰苟富貴遑恤其他也其亦如定命何悲矣夫猿騰  
而馬逐蠅營而狗苟者也予甚旨于其言

以予觀于遜國諸臣焯焯者無論已若雪菴和尚補鍋匠  
河西傭馮翁之倫忍垢茹荼卒晦其名以必行其志悲夫

至如東湖樵夫聞人語靖難時事輒棄薪擔哭投湖水中  
何所爲而爲之哉安于心而已矣聖人復起卽曰是求仁  
得仁者足師百世者其何間然抑士不幸筮陽九未履職  
任又或有親長弗可以徑遂卽能如崑山龔翊亦足矣翊  
少爲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大哭出還鄉久之以行誼聞  
周巡撫忱薦于朝則曰某仕無害于義但不欲負往日城  
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謚安節先生云夫城門之慟胥  
天下之人而有之其有勿然者非人也猶之乍見怵惕之  
心不學而能不期而得豈有意于聲音笑貌歟乃少焉則



知有身又少焉則知有家少焉則曰免禍耳富貴非所祈  
少焉則曰非富貴必及于難奈何少焉則曰清其質濁其  
文古之人亦有行之者卽富貴庸何傷于其乎城門之慟  
如在九霄之上隔世以前杳杳茫茫不可復認識矣是故  
克善端之難也然則確而持更歲月而不變卽其人不矯  
矯著竒節彼所自立豈苟焉而已哉

憶丙寅歲家大人迎孫左溪太翁至海陵署祝翁八袞開  
一日獨侍翁翁言六七歲時翁所居岑山有華老翁者每  
朔旦必遶山而歌時年九十七歲矣問歌何詞則曰吾先

祖之志也吾祖少業儒已棄爲農耕于此山之麓其爲人  
異甚時時上峯頂踞盤石南鄉作歌曰式予改常上帝皇  
皇奠九綱沒世不忘歌竟長號響振林木時人莫測也壽  
百歲且卒顧予父云汝必無忘此歌父時甫五歲不知此  
歌何爲者第效其音節爲唱嘆而已父九十二始生予亦  
以命予是歌也傳百數十年矣今雖耄勿敢失墜也已丑  
燕邸偶夢孫翁忽憶翁此語因識之此亦一逸事殊爲可  
懷

自古大聖大賢恒于彛倫中有大變大疑忘父之見極而



受之禪也誅其君也致辟于兄弟也出其妻也不謂之大變乎抑不謂之大疑乎變而不失其正者何也純乎理而不雜于欲也疑而不失其信者何也極天下萬世諸所爲意欲之私揆之于數聖人之身而邈無當也人期自進自修自信自得而已諸凡毀譽疑信與吾學損益得失之關杳不相入先儒云真爲性命之人卽被惡名埋泯一生亦無分毫掛帶

象山云往事不必論直便自卽今奮拔卽今奮拔何論往日也知此則雖窮竒禱祀可一朝夕登賢哲之林矣必以已往自沮則非學必以已往沮人則非教

學不際天人不足謂之學能循天理而動者造化在我者也此非邵子語乎今人忽日用飲食動靜云爲之事不加察乃馳心象數廢時日以之以是爲知天且云邵子實然弗思而已

交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一時之中有一事一物之中有一念之中有之靜而觀之近而取之樂甚

宋儒切近篤實明儒自從祀數先生而外微似有虛高之迹後學景儀惟日不足其敢窺測顧成書具在覺一開卷



遂見有立言之意一開卷遂見有創建之意一開卷遂見有任師統之意遂見有尊己說持不下之意抑明道烏可無言道口新何傷于剗先覺覺後覺亦詎容無任不得已而辨則尊己固宜第取濂雒書伏讀之乃覺平質稍勿類此抑又何歟

明文學尚古雖屢變不離古成法明儒學尚自得人有新知不主故常

或問六經中與旨微辭諸儒異同幾于聚訟去聖久遠奚所折衷歟曰古人以書垂世務俾後之人心明理得而已

但使反之于心而安體之于身而順要自弗悖于聖意卽有小異無害大同不則騰口說耳雖精當奚取乎

與人約不度于勢不審于力乃優柔俞唯曰困于情之難已耳卒之勢與力有必不可強爲者其傷于情也不滋甚乎予恒病此其謹之

有體無用之說非也予嘗代他人策事雖至艱大者至深曲繁苦者據予所見直爲區畫亦或灑灑無疑滯是予未嘗無用也及予有事自謀卽極渺小易斷往往遲疑迷惑至于悔咎則已抑又何也事之在人我于其間無所欲也



無欲則體立故明故果事之在我我于其間有所欲也有欲則體失故愚故柔使于其在我者亦如在人者蕩蕩乎其無私繫也豈憂大事哉是故無體也有則何患乎用尚其敬小而慎微哉

伯夷古之溫厚人也柳下惠古之高邈人也彼其心視天下之人之衆必也皆至于賢聖而後卽安也不亦溫厚乎彼其心惟以賢聖自爲而已其觀于天下之人之衆若曰是未足與責也不亦高邈乎

周子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王道多乎哉不多也

程純公曰與其非外而是內也不如內外之兩忘其卽吟風弄月吾與點也之意歟

正公四箴終身誦之

張子曰成心忘朕後可進于道化則無成心矣抑如之何斯入于化也必也謹幾乎

朱子曰存此心于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于學問思辨之際允若茲敬義立德不孤矣于作聖何有

薛文清公曰功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



應事接物之間于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離是矣嘗竊  
觀四子六經之書大言深言淵淵浩浩矣抑其指趣有越  
斯數語者乎

胡先生曰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  
神矣乎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陳先生曰學以自狀爲宗以忘已爲大以無欲爲至夫自  
狀本大傳何思何慮忘已本孔顏克復無欲本周元公主  
靜立人極或億之曰禪烏乎可

王文成公曰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未有有過而不自知者  
患不能改耳遽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  
孔子大聖人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古之  
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  
異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至哉言  
乎乃妄測公謂學本禪悟過超越不則曰天資高未易攀  
躋又後學畏軌轍喜語熟化輒依托公自解觀此有一于  
是夫

先師汪文烈公一日而經綸三大經

君臣夫婦不必言給  
諫吳公之死錄公成

之是友人見以爲忠義烈烈矣不知實自聖學淵微澄鍊  
道也



而來居恒每論治心制事以無僞爲主以無滯爲用又言  
一日誦禮記至蒞官不敬非孝也戰陳不勇非孝也忽悟  
孔曾一貫之旨從此傳極群書自見左右逢源之意嘗手  
評經史子集百餘卷多微旨惜遭變不傳



程